

嘉慶合肥縣志

地 280.11

35.1

部 100.11

合肥縣志卷第三十三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合肥縣知縣左輔纂修
集文第三

碑記

書院碑記

即今督學試院
俗稱大書院

國朝

崔允宏

廬界江陸間稱形勝地其風俗武健尚氣節其土工
文詞相高其賢者卓犖樹奇績余膺 命監輯皖蓼
三載於茲境內晏安無兵革每視事暇未嘗不喟然
歎興於學也曰嗟乎士折節讀書致身通顯上之爲
天子論道備顧問以輔經術下之起衰振敝使微言

三百六十一

合肥縣志卷第三十三

集文

一

大義著白當世傳之其人非止執數寸之翰馳方寸
之紙爭先捷出爲制舉之業也昔之君子得志遇時
舉天下惟吾所爲其斷大事決大疑皆非尋常意計
之所及者春秋數語定變立譚飛龍一章開治累世
夫豈取辦倉卒既貴而後議哉其所爲期者豫而所
爲習者素也後之君子實未至而惟名之求置經義
不講廢先聖賢絕學不道闕有間矣功烈亦往往遜
焉意者作之無人教之無其地與蓋作之之道古有
以長吏爲黨塾正句讀下經義治事之式於郡邑而
俊秀從風是也教之之道古有結楹著書而儻居皆

徧築室山中方數千里歸之是也作之無人教之無地此邦之士於何考德而問業其欲問古人之言見古人之事孰開而孰法將見斯道之終闕也吾甚懼焉爰是闢地南城構書社設講堂鳩工庀材浹歲而成庶幾士君子之游息其中者考德而問業聞古人之言見古人之事以至於古也出而觀焉則先師廟貌禮器之式臨包孝肅清風偉節之所左右也入而觀焉則弦誦之所依辨難之所生也道之明其有日乎雖然書院之來久矣唐多以藏書名宋多以講學名書所以致博而學所以致精非以爲名乃以爲實

也必也來所以致博致精者與賢士大夫高才生揖讓鼓舞被服而不倦究同異之歸明義利之辨則向之所稱氣節文章當日益進功名垂於無窮是在今之君子矣

空園記

張純修

廬州古合肥地星分金斗襟淮帶江從古取天下者所必爭之區也即使有名勝之跡園亭臺榭之美亦滅沒於荒煙蔓草之中欲求如僻壤小邑山陬水澗之獲全也蓋什不得一矣康熙癸酉冬余來守郡間有空園者在東來山下肥水九繞蜀山對峙結構點

梁甲於廬陽欲往觀焉爲簿牘所羈未果甲戌之春相國李公方廬居因策騎往謁時相國白衣冠攀枝執條朝夕作孺子泣余亟請歸第不允乃遍行茲園相國爲余言此先封翁手創兵火之後重新之以當墓田丙舍者也徘徊憑眺見相國能成先人之志不勝歎美夏月再往時月臺後新軒落成適有白燕雙翔信宿而去因名曰白燕廬遠近皆相傳爲篤孝所感秋月又往至是請歸第者三矣俱不允畱園中竟日季冬之月士庶連袂告余曰相公廬墓已二年寢處冰雪孝則孝矣如蒼生何余率以進言於相公旣善其身卽推此孝思兼善天下可乎相國唯唯余退語諸僚屬暨郡邑之耆民秀士曰相公至性不可移且毋爲此喋喋昔歐陽文忠爲大丞相魏國公作畫錦堂記謂非一家一郡之榮而喜爲天下告也今相國身佐太平俾桑梓共享恬嬉茲園亦永係其勝且宏錫類之義以厚民俗守土者竊甚幸焉余雖遠遜文忠有不樂爲此邦鋪張而揚扞者歟因寫宐園圖并書其顛末云

明忠義孫公建祠碑記

黃際會

今上三十有三年余奉簡命赴任思南道經舊治肥

邑晤郡伯張公知其以表揚忠節振興風化爲己任如宋之孝肅包公元之忠宣余公有明之周忠愍公蔡文毅公除春秋祭祀外旣時時存問其後裔整飭其祠宇矣一日禮鄉賢祠見衛輝太守孫公姓字倦倦注問於是公之裔孫輔世卽以家譜所載及公之元孫荆所著廬陽文獻志前朝徵辟諸丹詔歷歷上陳張公益肅然慨慕顏其額曰抗節成仁余羨茲盛舉詣祠瞻拜遺像輔世乞余一言以勒貞珉余按公諱鎮字希武號沖元謚忠義起家詩禮其先東吳名族也洪武十四年辛酉以經明行修中制科除戶部

度支主事時高皇以課程事罪部官且連坐公上疏極諫謂連坐秦法也陛下治法唐虞奈何效亡秦故事乎坐此謫戍滇南垂十年建文初廷臣郭資蔚綬馮子中等交章論薦疏上溫諭詔回命賦禁柳詩稱旨拜守衛輝四年五月靖難兵南下守備某懼欲供糧餉爲迎附計白之公公叱曰死封疆者職也死卽死耳不可爲叛逆臣閉門拒守歷詆其非文皇怒甚登極後罪抗師不附者下廷尉論死賴廷議得從寬法謫戍山海關二十二年艱危險阻百折不回洪熙元年乙巳仁宗卽位詔天下曰方孝儒等俱是忠臣

其坐犯者宐寬宥御史王紹特疏薦公從配所赦回
復除上饒丞不就時年六十有八萬厯紀元詔革除
抗節諸人皆先朝忠臣義士命各地方官建祠崇
祀歲時以禮致祭其苗裔存者厚加卹錄爾時郡守
吳公申詳學憲崇祀鄉賢夫公以坐論謫戍而困蹙
道者十餘年以抗靖難謫邊而凜冰蘖者二十餘載
正氣孤忠直以不負學問者不負君父流離患難至
死不辭宐乎忠節之名千載不可磨滅而炳炳麟麟
爭光日月也至治汲異政如重農桑興學校毀淫祠
絕異端驅蝗禱雨又有感輒應其載衛輝名宦及本
地郡志中眞堪與孝肅忠宣諸公後先輝映矣乃芳
名已升於几筵而立祠卹後未獲舉行幸張公表其
忠烈飭令建祠齋額詳復前詔舊例俾三百年之忠
魂安於一旦公之幸亦子孫之幸也時余脂車就道
旣慕孫公之忠烈又欽張公之盛舉因欣然而爲之
記

重修雙忠祠碑記

陳廷綸

余髫齡讀父書至有明一代史未嘗不津逮焉稔知
廬陽忠烈忠順二宋公英風抗節信所謂扶天柱而
挈地維者旣而參列銓司奉簡命來守茲土旋訪

雙忠祠闕寢冀瞻拜以愜積懷乃兵燹之後廟祀中
湮惟嘖嘖口碑而已欣逢

聖天子龍飛首命各郡縣闕微表幽用是亟捐清俸
練時日構木石俾一切祀典復舊而仰止之私得少
慰事竣公裔孫光啓請余一言以勒貞珉夫以二公
之峻槩若國史若郡乘亦旣翹翹炎炎矣况疏草吟
章更有專集傳播今古其又何待余言雖然抑竊有
進焉今夫肥淮南大都會也地雄人傑間從茲事之
暇與都人士談往烈自孝肅忠宣外必爲二公特屈
一指他如嘉言懿行載在邑乘者固未易更僕數然
而有肥以來合齒戴髮之倫應不可以恒河沙計則
其生不成名者豈少耶夫旣儼然爲大塊之靈萬物
之望而下等零露之朝唏寧不悲哉顧余爲此詹詹
者非必身都通顯而後可垂於無窮也太上立德而
功與言卽次之昔人云仁以爲經義以爲緯萬古不
易者也至於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則猶夫御琴瑟
者隨弦改調期於合度而已願與都人士約歲時睹
廟貌思二公之所以成仁取義者其得力安在共相
砥礪以無愧二公靈爽何患乎竹帛之不我銘也今
光啓襲忠臣之廕殷然乞余言以光其祖可謂能敦

本矣唐柳玘有言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卽無異庸流是以修己不得不慎從茲益惠厥迪則紹聞衣德之所至正未有艾也宋生勉乎哉

修建廬陽書院碑記

趙 瓚 知府

漢文翁爲蜀郡太守見蜀地僻陋乃選子弟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屬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次第察舉官有至刺史郡守者文學之盛至與齊魯比余每讀至此不禁穆然嚮往謂化民成俗必由於學要在有師帥之責者修廢舉墜鼓舞而振興之斯一方之風氣有以潛移默轉而無

二百九十五

難者我 國家譬教翔洽文治日隆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專官列職爲長育人才地復有書院之設延山長課生徒以佐學校之所不逮名都勝地修建林立而廬郡闕焉獨無其有待於建設蓋亟亟矣康熙乙酉前守張公建橫渠書院于城東南隅門堂竈奧僅十餘楹不足以棲學徒後之守者改稱廬陽書院亦僅存其名而已歲在己巳漳浦蔡公來守茲土雅意作人適濡須有互爭葺蕩之訟力請上憲歸之書院歲入租四百有奇以供經費甫從區畫旋調守雲間以去亦未遑擇師選徒旣講誦之實也迨及

庚午余承公後周覽院中屋宇無幾乃首先從事積
葺蕩數歲之入次第建堂十三楹廡十楹繼購經書
子史數千卷其他庖漏器用之需無不畧具猶慮師
生膳脯資費不敷首捐俸以倡五屬之長暨紳士樂
施者咸欣然響應得白金一千兩有奇以七百餘金
於合邑五十里鋪置田弓二十六石命之曰耨學書
田歲入租穀一百二十石贏二百餘金付商收子錢
以裕費用于是房舍增書籍富膳脯亦稍充書院之
規模遂以具備乙亥夏檄召五屬生童扃門命題手
自甲乙拔其尤者舍之于院延請名宿朝夕講貫余

四百十二

合龍縣志卷三

集

八

暨邑令學博按月課試之講其勤策其惰秋螢冬雪
弦誦斐然多士蒸蒸耆老歎息郡之有書院實自今
日始雖限于經費諸生正課無多膏火之額尚未寬
裕而異日之踵事擴充固易爲力噫嘻問考郡志宋
明兩朝五登鼎元 國朝初年兩舉解首人文向稱
極盛固非僻陋之郡可比迄于近歲甲乙科雖不乏
人而晨星落落不能繼美往昔豈地氣之更遷與風
俗之轉移與抑或學者用力專勤有不逮于往哲與
諸生誠能整躬飭志文行交修不紛于外誘不輟于
半塗旣專且勤何患所業之不就鼎元解首皆分內

事耳詎古今之必不相及哉余忝茲守土化民成俗未能仰繼古人之萬一而區區屬望之殷無時或釋故備述書院之緣起及年來區畫之次第若是其不偶然也諸生尚其懋勉之哉張公諱純修奉天人蔡公諱長灃福建漳浦人皆經始書院者也例得附書鐫石於壁今後此有所考

廖躅芳捐製禮樂器碑記

曹充周

我國家重道崇儒禮明樂備近復欽定大成樂章頒示學宮俾春秋享祀以妥以侑甚盛典也予承乏肥庠敬釐祀典見法物未備弗獲昭將享之隆深

三二日九十九

合龍縣志卷三十三

集文

九

爲扼腕適門下士廖生躅芳爲余告曰昔芳先君子秉鐸金陵躬觀辟雍鐘鼓之盛嘗謂芳曰吾雖不得大用喜得趨跲聖人之庭玉振金聲洋溢目豈非生人之幸惜吾廬不克有此美備吾願竭力以庀之言甫三月病終于官今芳幸從夫子遊得備弟子之列竊願承先志以捐置之責爲任遂命工估值親身營構簋盞遵豆鐘磬柷敔一遵金陵古制暨當代所頒諸式送貯學宮以勸春秋盛典旣迺廖生被薦徵京師予亦以俸深截取推陞民牧自問弗堪備文力辭竝此寒釴一席濫竽已久行將告歸嘉廖生能承

先志且恐日久廢弛命工勒石以綿永禩而廖生行復 召用倘皇華駐節胥此振興學校之意而行之則嘉惠一時者又奚特肥之人士哉

新建魁樓碑記

王 歲

建樓設像以祠奎宿郡縣多有往往在費宮左近余不知其所自始按孝經援神契奎主文昌註云奎星屈曲相鉤似文章之點畫因以奎宿爲文星余嘗疑之考天文志奎宿列西方一名天豕爲天之武庫主兵象似與文章無取而史記天官書北斗第一星至第四星爲魁其下戴筐六星曰文星第五曰司祿爲

三百九十五

合應縣志卷三五

集

十

人間科名爵祿之主然則名宜從魁藉以黼黻文明匡襄景運載諸祀典禮亦宜之而儼然列之學宮似詩書禮樂之教至聖無爲而富貴利達之權科名有主輕重失倫不加考訂蓋相沿久矣余莅廬陽之次年周度形勢至城東南隅四牌樓地屬吳方爲文明之象宜增高地勢以長筆峯詢諸耆老僉謂其地舊有魁樓廢墜雖久遺址尚傳乃偕合肥令廖衛守備萬捐貲修復并勸邑之士民商賈共爲伙助糜白金若干兩始自戊寅秋至己卯春訖工率諸僚屬凭欄徙倚西眺蜀峯晴嵐蒼翠東滬湖水衣帶潏澗北顧

鎮淮樓旗鼓相對而其南樹林蒼鬱若香花墩則包
孝肅舊讀書堂在焉表忠祠則余忠宣新俎豆處也
中間闐闐參錯煙火萬家魚鱗鴈次瞭若指掌余顧
紳士形勝具矣文運庶可興起乎惟廬陽爲人文淵
藪代有聞人餘韻流風掩映江左迄於今音徽漸替
科目寥寥豈士風之不古與或亦形勝之不備使然
也余自治廬以來與諸紳士修舉廢墜聿觀厥成向
者庠序荒蕪今則郡縣兩庠丹楹刻桷矣向者池隄
乾涸今則建閘蓄水利汲通舟矣以及城樓街道古
廟崇祠靡不煥然改觀地靈則人傑水渙則風行從
三百九十八

此科名鵲起接踵前賢金斗之人文與北斗之天文
兩相焜耀魁樓之所係豈淺鮮哉而余獨有愜心者
習見夫魁樓之列在學宮竊以爲祀非其所而茲獨
不在郡縣兩庠之間用以安神靈而襄文運位置得
宜於祀典尤爲允協也遂援筆而爲之記若夫鳩工
董率合肥令廖君不辭其瘁諸紳士又能協力一心
以襄其成於例皆可書并籍其名於碑陰云

演武廳碑記

瀕江之郡廬爲大腹巢湖背淮水控渦潁枕潛皖誠
四塞之區而不可一日無備也先正余忠宣公有云

其民質直而無貳心其俗勤生而無外慕其材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隙因其民俗而作其材武廬陽殆可使有勇者歟然而董帥必得其人簡閱必因其時訓練必有其地則城北演武場何可任其頽廢而弗爲修舉也我國家重熙累洽揆文奮武承平百有餘年金甌鞏固卽以江北言旣建重鎮於壽陽復設都閫於朮上連絡聲援分防戍守斥堠甲仗精嚴過他郡獨教場久在荆榛瓦礫間臺司閱兵於廬者自制閫撫軍而外有提帥有鎮帥而學使者校武外場三年一至有司第循例搭廠僅蔽風日設席以爲門

屏纏布以爲陸垣窳陋若此奚以壯軍容而登國士哉余莅任之第二年與都閫白君合肥令廖君謀共捐貲創造復勸郡屬牧令及紳衿好義者共襄其事而廬衛守備萬君實董其役鳩工月餘則教射有臺講武有堂啓閉有門庖湏有所咸釐然而具舉矣落成之日賓僚在坐卒伍在列余旣流覽山川之扼塞習聞兵民之信義從憲府後觀覽車旗鏡鐳之儀講明步伐止齊之節將赳赳桓桓于城腹心之選胥於今日卜之矣或有以兵寡獻疑者予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往者督帥不嚴教訓不時團練無地雖龍虎雲

屯無裨實用今則制府奉

聖天子命克詰戎兵數臨校閱遵其教者又每年如
振旅芟舍之制練兵選士行見技射擊刺人人嫻習
熟若撥蠅精能貫蝨節制之師一可當百何寡之足
云余忝兵曹頗聞其畧於演武廳之落成也并書之
以爲廬陽軍士勸

恭建 萬壽亭碑記

蓋聞晉天率育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吉月始和讀邦
法者咸欽象魏是以銓分海內必望 天闕以呼嵩
心向日邊每面 宸居而祝華遙仰紫微環映咫尺

三百八十五

合應縣志卷三

集文

十三

天顏翹瞻 皇極居尊九重玉陛引高穹之帡覆恍
置身玉階金卍之間達卑惘於朝參儼稽首雲慕霓
旌之下維覲光若 清禁斯拜下有隆儀獨有廬城
素仍陋習春日朝元之典蓋葦箔以爲棚升恆祝嘏
之辰借祗林而結絲竟淪蕤禮曷展葵心茲幸大有
頻書固已百工葺事恭遇 一人有慶特建萬壽新
亭爰與僚屬共經始焉相度平原經營物力舊有直
指繡衣之署目擊荒蕪適介通衢列市之中地原爽
塏卜基於此旣具牒於台司眾議僉同竝輸金於紳
士功成不日計費千緡創始於庚辰冬初落成於辛

已春孟虹霓賁綵互穹牖以崢嶸星日交輝絢重廊
而隱現花磚錦砌排鴈齒於鶴軒紺榭雕楹次魚鱗
於鴛瓦瓊垣列峻鎖闔深局魚鑰時開馥馥金爐香
靄鸞班分處鏘鏘玉珮聲和雞人催繡鞞以紛馳鳳
炬照珠珂而竝集從此瞻雲匪遠近通 閭闔而呵
護於百靈捧日彌殷恰拜堦墀而祝釐於億載 臣 晟
不敏恭紀斯篇

黃生存義捐置秋試田碑記

乾隆二十有六年辛巳季夏合肥明經黃生存義願
以千金買上產稅其租以濟邑中士子之應秋試者

二百九十五

合肥縣志卷三十三

集文

十四

具牒郡守請委職官司會計俾垂永久余嘉其勇於
義而力贊其成也明年壬午秋舉賓興之典生以田
產經理未備解囊金百二十餘兩屬余按名酌給邑
人德之又三年乙酉縣令山左張君括亭初蒞任卽
爲督趣於是田租有約租課有額飭府縣學博分董
其事積歲所入計二百八十餘金詳核舉子之貧富
給以卷資贖儀厚薄有差經理畢備而生已溘然長
逝矣其弟存信述兄遺命不欲上聞憲府以蒙旌賞
丐予言勒石用示來者非所謂富而好禮不矜聲譽
而陰行其德者與嘗慨封殖之家緘膝扃蹻雖親故

毛髮緩急恆袖手不一顧問有一二好名之士知任
卹大義然簞食豆羹之惠沾沾有德色比比然也若
生者捐千金而不私其有贍多士而不伐其功庶乎
其可風也已予忝守郡不敢以衰老無文重違其請
既援筆志之復繫以銘曰肥津蜀巒鳳翥蛟蟠科名
接踵半出單寒室無儲蓄資斧奚足愁對槐黃青衫
局縮石塘有賢橐金是調謀置膏腴種此福田歲納
租數校師封貯三載棘闈量力施與或給卷資或餽
贐儀秣陵競赴濟濟祁祁惠周鄉黨人歸泉壤難弟
述兄遺言在往生不求名死不邀旌專索蕪筆勒石

三百九十八

龜縣志卷三十三

集文

五

鄉賢芳風遐扇仁里殆編企彼嗣音後來之彥

重修城垣記

今天子御極二十有七載大中丞託公撫皖及期誠
民和眾百廢具舉尤念設險固圉爲保障斯民之要
務所轄各邑城垣歲久傾圮不下三四十所日與制
軍尹公圖修復之而難於經始會大方伯許公徇民
之請願納貲於官請給六品以下頭銜至官帶榮身
有差而斂其貲供城工之用牒上兩公會疏入告
天子允行於是皖屬三十四州縣先後鳩工合肥與
焉迄二十九年甲申仲冬邑令陳君以落成告且曰

吾乃今而後始釋擔荷也乞以一言記之余廬守也
雖衰老無文庸敢辭夫合肥故廬附郭也襟江帶湖
而阻長淮控渦潁膺濡須枕瀟皖水陸交衝往來輻
輳蓋天下之中而四基之要地也地要則堅壘崇墉
之捍衛較他邑爲尤急而修築之舉工鉅費繁較他
邑爲尤難何則考舊制城週遭凡四千七百丈有奇
高二丈門七自漢末創造至唐路刺史加甃焉歷宋
元明仍其制崇禎末史閣部督守令補繕以至於今
百二十年來田疇日闢生齒日繁室廬日廣而城之
日就頽壞者牛羊芻牧等諸周行斷甃無存基地半

四百十四

合龍縣志卷三十三

集

其

廢以四千七百餘丈之舊規修復于百二十餘年從
未葺治之後雖刻意撙節而計工估費已甲於皖屬
各邑矣矧縣皆沙土不宐陶甃今卽百工競集竝乏
陶人四野平陽林麓絕少凡架高之木植供窯之柴
薪皆非所產於是雇匠役運舟車多取給於鄰壤力
益不支起視閭閻能必其輸將恐後乎委用胥吏能
必其誠實無欺乎方中丞令行之始陳令與余怒焉
憂之旣訪邑之紳士耆老始若踴躍奮興謂吾民自
此有備而私相計議僉慮有終之匪易易事也今乃
金湯鞏固成屹然之巨觀其長悉遵舊制高則二丈

外加以雉堞至五六丈許水關哈洞城樓馬道罔不
煥然是役也糜白金十一萬四千三十餘兩多出於
本邑之援例納費及好義樂輸者蓋廬俗素醇淳美
余忠宣公有云簞食豆羹不以自私百斛之粟數千
百緡之錢可一語而備具其勇於爲善之槩自昔已
然而董斯事者之悉力勾稽殫心籌畫殆非一朝一
夕之故由是用民而民胥悅用財而財不耗追呼無
事馨鼓不聞而漸次以底於成余旣爲斯民幸其有
備而進揆厥由實惟我 國家

列聖相承德洋恩溥久道化成又簡任忠勤之輔出

四百〇二

合龍縣志卷三十三

集

七

典封疆承天宣化運籌鈴閣之中措民衽席之上風
行草偃遐邇交孚用克勵勤慎之庶司急公之眾志
以修舉百餘年廢墜于一旦俾迂拙守臣得從容袖
手樂觀厥成寧不慶遭逢之獨盛哉余莅廬計八載
餘矣守臣六年秩滿例當述職于 朝以憲府留督
茲役咨部請緩兩載以來釐綱析日日課月程譬諸
篙工航師同舟相濟要皆分內當盡之職殊無足錄
云維時制軍尹公今拜武英殿大學士名繼善字元
長中丞託公名庸號俟齋竝滿洲鑲黃旗人方伯許
公名松信號青陽福建閩縣人督修郡守則王歲字

輯青江蘇鎮洋縣人也承修官合肥令陳名大中號
虛齋江蘇江陰縣人例得備書其僨催執事各官竝
載碑陰焉

重修合肥縣學碑記

劉 崑

立學以教尚矣學期於日新而富有抑又尚矣有虞
氏命夔典樂教胄子周以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與
學古合而不分故論語曰成於樂漢求遺經於秦火
之餘置五經博士相傳授於是有經師而博士弟子
有常員由漢及唐郡縣之學廢置不常至宋慶厯然
後通天下遐州小縣皆有學而設官以教則是千秋

三百九十九

合肥縣志卷三

集文

六

經緯之文多士譽髦之選會萃於學豈仰瞻數仞之
宮可任其日久凋墜而不爲之修舉哉我 國家崇
儒重道學校隆而棧樸作人之義周乎薄海遐陬而
況通都大邑人文淵藪如淮右巨區廬郡首屬之合
肥蜀嶺挺其靈巢湖毓其秀自昔名賢登邑乘迄今
文教振書台採風者靡不耳而目之矣乃泮水之思
載歌芹藻而黌宮之制半就傾頽余自調任茲土作
靈相月之吉禮謁至聖先師悵然廟貌司鐸曉帆汪
君潤齋朱君具述學宮日漸剝落而明倫堂尊經閣
尤不蔽風雨霑造孔亟前府憲及前縣早欲鳩工因

上屆歉歲未行茲值逢年議請完治訪之紳士僉曰
詩書之道根本膠庠捐資以集其事罔不踴躍余聞
之喜甚前郡伯禮齋恭公首倡捐資余偕汪朱二公
貳尹謹齋李公各出廉俸率作焉乃卜日而舉定之
以規條責之以董事勸之以樂輸凡夫飭工庀材次
第就法經始於丁酉歲菊月之望越戊戌己亥迄今
庚子奉新太守衡岩王公諭令刻期告竣約費白金
五千兩前自大成殿及門廡葺而新之不煥文明後
明倫堂尊經閣較舊制袤丈尺軒昂宏敞崇聖祠前
新建有川堂不特庭宇森整更便朔望行禮舊有節
三百分五

孝祠在孝義巷內今移建義路門右與禮門外忠義
祠東西竝峙其福神祠則遷置禮門外之東首俾得
拓其地址築以堵牆匝圍之一切相度經營悉有模
範董其事者與有力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
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其在斯乎余不敏忝有斯文
之責而邦人士以學校昌明上成而落之後請志于
余爰卽所由興廢舉墜垂示學者以根本之務勒諸
石云

重修尊經閣碑記

聞之文以載道六經之爲文譬如日月經天江河行

地炳炳烺烺互萬古而不可磨滅所以學校之設莫大於明倫倫之務莫要於尊經經以闡發乎倫而明倫卽莫外焉根本之地謂可任其傾圮而莫爲之所與我 國家崇儒重道文教聿興合邑之有茲閣也由來舊矣始基於前明之季鼎新於 龍飛之初迄今百數十載棟梁浸蠹牆堵潮頽雖或不時補葺而大舉興工未有獨肩其責者里人州司馬陳君加鸞慨然以爲己任修學之日呈請於予出制錢三百三十千捐修尊經閣予嘉其雅意急工也因之詳申府憲竝延董事諸君鳩工庀材悉心經理廢者興缺者補前增欄格牆垣後建川堂甬道凡五閱月而大綱舉矣細目猶未張也陳君方病臥牀褥慮經費不足用命其子監生錦萃乃事錦亦善承父志努力而亟圖之復捐制錢二百四十千文於是乎工始告竣一時美輪美奐燦然一新較諸從前規模頓異仰宮牆者僉曰微陳氏父子之力不及此而要其培植乎學校根本之地俾之尊經以明倫者義至深且鉅也豈曰小補之哉方今

聖天子經學昌明睿無弗照纂四庫之全書宏六經之羽翼苟有畱心學校佐文教之覃敷者受上賞易

有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予於陳氏子卜之外逢鄉試之年願立除單捐祠田
祖內變繳銀八十兩助府縣兩學賓興之費竝勒諸
石以垂不朽云

移建節孝祠碑記

節孝祠之建所以重倫常敦風化也廬郡俗厚風淳
人競尚義閭壺中以節著者不下數十百家載在合
肥之邑乘班班可考舊祠三楹基於孝義巷闕歲就
澀蕭條數椽不足蔽風雨且前後雜處居民污穢踐
踏其於妥幽靈崇苦節之道更非所宜紳士請命於

余欲改建學之義路門外與禮門忠義祠竝峙地近
賢宮甚符余志爰給印簿勸譎而爲之後者莫不踴
躍爭先以爲此吾輩家事也敢不努力共襄厥舉因
竝將舊祠變值若干爲之飭材庀工不兩閱月而告
竣嗚呼遷地爲良冰魂永奠享祀豐潔時罔怨恫我
國家闡潛德之光大 恩榮之典或旌以坊或錫
之額所爲重倫常而敦風化者不深有取於因地適
宜之制乎余也承乏茲邑惜從前祠宇之近市喜今
茲廟貌之肅清去污就潔固以見後嗣多賢而亦未
始非董厥事者之善爲區處也夫是爲記

重復忠義祠後學地記

朱汝霖

歲甲午秋余秉鐸來肥甫蒞任值歲禮奉太守李公委辦賑務甫竣旋奉檄協捕蝗蝻七月返署經歲一周徧歷窮鄉僻壤未暇稽學署諸務也至是少休小憩東廂察其前爲忠義祠後則學基隙地中界一牆爲鄰人畜牧藩溷之所竊疑先賢妥侑之地不應有此因詢諸耆老始得小隸周炳坡侵踞狀聞諸府府下縣尹那公勘得實乃毀牆移溷復還舊基并繪圖附牒余又以賑饑遠出乃延雲間曹君倉書邑人張君蒼厓付以修葺之任較舊祠加擴焉夫公署如傳三百九十九

合胞縣志卷三十三

集

三

重修學舍記

合胞縣學東楹舊有堂三間後則卑隘室家無所容外茅屋數椽以接賓客勢不能蔽風雨余履任來思爲修葺苟完之計因循未果太守禮齋恭公大尹闡風劉公捐修學宮命董其事者清理學基凡得居民侵佔地若干丈署基少拓因營度其地中築室四間前後厥其庭右建一廊接忠義祠其東及後北築牆圍之庭室堂奧差爲完備是役也經始己亥孟夏之

吉越三閱月而落成凡糜白金三百兩後之履斯室者嗣而葺之庶不至以官署爲傳舍云

重建文昌宮碑記

和騰額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以薦馨香而無譏慝也周禮均人均民力豐年則公旬三日重役民也余奉命來守茲土將以休息吾民無使民謂太守實興我役也往歲重修郡學建魁星樓計工萬有三千計錢四百萬民力亦旣勞矣而文昌宮棟宇傾圯週遭土垣不及肩都人士將鼎新之來請於余余以帝君掌文衡而昌道化爲百世士林之宗修祀事者徧海

寓茲廟在惠政橋之東肥水繞其前鎮淮樓峙其左其西則子胥臺之遺蹟巋然在焉固金斗形勝之區也大殿創於宋火於元重建於明正統五年景泰中立石厯七百年之庶祀而任其摧頽毋亦守土者之責乎乃從諸士之請與賓友捐俸爲士民倡舊向用子午兼壬丙今改兼癸丁卜旣定遂乃鳩工庀材六閱月而殿成深廣如舊高於舊制七尺有奇增左右兩掖位置功曹宮門崇高宏敞東西牆垣堅厚棟宇一新神乃得所憑依焉是役也經費與郡學等工亦相埒修廢之善舉也夫廬陽爲淮南重鎮漢興以來

代產哲人越唐宋元明名臣名儒彪炳史冊際我
國家振興文運治化日新吾廬之士必有黼黻昇平
者與往代名賢後先輝映是則余所屬望也夫

修包孝肅祠堂記

左輔

合肥舊志香花墩在城南濠爲宋包孝肅公讀書處
後卽其地爲祠公之遺像告身履舄藏焉余宰合肥
拜公祠下俯仰庭除肅焉歆感見堂宇浮梁圯腐侈
剝命工新之又於右之頽基構屋三楹復迴瀾軒舊
制且爲春秋襄事者憩息焉經始于嘉慶六年夏五
五閱月秋九工竣有議之者曰令修公祠政之一也

三百九十九

合肥縣志卷三十一

集

記

然邑之政尚有所宜先者令亟亟爲此以求治是刻
孫叔敖像以治楚修西門豹祠以濬渠也若徒震乎
包公之名而竊附之得毋名美而實窳乎何者分乎
宰則事乎宰古來賢宰多法且備凡風俗之悍何以
馴濟何以醇雕何以樸陋何以文與夫消息乎陰陽
經牧夫井堰衣食何以足稂莠何以薙所以因勢利
導補救偏弊者悉見於史令第度其邑擇古之宜述
規而意師所謂分同事近者也奚高語爲若夫包公
爲守令壘事不多見稗野所述則怪而不經至其立
朝謀繫君國是大臣遇主位尊任重者所爲與邑令

勢分懸絕令治邑而竊附其名於實乎何有余竊以爲不然凡治邑者如貌人邑各有其形與神不可以他邑之治治此邑猶貌人者不可以他人之貌貌此人也而又必尋其受治之源焉如其爲江之源乎則別者爲沱入者爲漢其至其過皆可溯沿若昧其源而誤江爲淮則爲別爲入至者過者皆不得其道迨改流而障之必不理孫而橫決矣合肥爲公治邑雖治迹無所考而史稱其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是治源也余忠宣公曰吾胞之民秀者治詩書樸者服農賈質直而無貳心

勤生而無外慕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夫忠宣距包公幾三百年而民風之美猶若是是其受治之源深也今或不如古所云是後之人沿流忘源不以包公之治治斯民也不以包公之治治斯民而民卽不如古若以包公之治治斯民安見民終不如古也余今者居公之里撫公所治之民乃不尋求乎公之所爲治而以他邑之治易之湮其源而岐其流其奚以善夫胞之民也且夫可見者迹也不可見者神也以包公大賢而治其生長與共之民必其精誠意氣相與動盪流貫於條約禁令之外故服教畏神迄於沒

世不衰而乃以爲事不多見而惟以跡求之不已淺乎今新公之祠以肅吾志意焉登公之堂而如見公焉如見公之坐堂皇而敷治焉又如見民之動盪流貫於公之精誠意氣相與服教畏神焉公之靈庶幾恍焉忽焉默開余心俾余弗懵於治乎是則余藉以求治之意也已祠旣新例書年月并志余意以質後之宰斯邑者

重修楊將軍廟記

楊將軍廟建於廬郡城西之敵臺創始年月不可考世言將軍在南宋時有藕塘之捷郡賴以全因尸祝

三百九

龍巖志卷三十三

集

三

之蓋始於宋孝宗時矣按宋史將軍初名沂中字正甫後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紹興六年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南韓蘄王世忠請將於朝張魏公浚舉將軍擊之與劉猊遇于藕塘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將軍先使統制吳錫以勁兵突陣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值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會復背擊之賊大敗劉猊以首抵其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將軍躍馬叱之皆怖而降藕塘卽今郡北百二十里定遠縣之藕塘鎮也初劉光世守合肥聞劉

猷兵大入欲退守江已行得張魏公嚴令始回非將
軍邀戰于藕塘敗之則劉猷兵乘勢東下廬郡不能
守城民糜爛矣將軍以功除係成軍節度使殿前都
虞候兼領馬步帥後復與劉太尉錡敗金兵于橐皋
廬得以無警記曰有功德于民則祀之將軍廟食于
此土也因宐廟久頽圯守廟僧體雲募修缺資功奉
未竟歲壬戌會輔有修城之役郡守晉江張公命輔
新之廬郡城西平崗高數仞將軍廟在其嶺自崗麓
壘石作徑盤折而上叢樹陰翳高豁下幽殿門故隘
徹而廣之復闢左右廊廡數楹規模粗具廟既新乃
撮撫將軍之功著于廬者并誌之將軍在高宗時積
功封恭國公拜少師進封南安郡王孝宗乾道元年
加昭慶軍節度使二年以太師致仕卒年六十五追
封和王謚武恭稱將軍者仍其朔也

修廬州府城碑

嘉慶四年前合肥令李堯文將去任以城壞申上官
五年輔莅合肥視城陷裂圯夷宐亟繕完而重難工
役六年夏潦崩隄益甚太守晉江張公謂輔曰不治
益費毋畏難且郡治合肥責無貸者曷請帑乎邑大
夫士庶聞而來請曰某某幸生 聖世歲屢豐官府

簡科條吏弗擾閭黨知和親省爭訟部屋無耗財城
固吾儕衛願樂輸私錢舉工請于上官報可因擇邑
之賢知與之計工丈料夫役算木石陶甃共需費若
千緡乃權輸役法授司事制府檄觀察使長白珠公
來肥核計簿詢輔所以善其役者輔以所權輸役法
進公善之白制府且以諭諸民民益曉然無所惑是
年八月具版築焉觀察使與太守進而訓之曰毋窳
功毋苛役毋乾沒于吏胥也乃舉登諸計簿者盡修
之其有外完中敗暨附于城內外之衢梁鋪舍不登
計簿者亦并修建之七年冬十一月功竟觀察使來

四百〇四

台肥縣志卷三十三

藝文

三

閱工坐太守曰令不負吾教矣抑是工役重難而肥
之人民不糜絲粟帑藏相與力成之忠于上而信其
長不私所有而咸謀遠圖爲可風也其受輸者弗徇
弗苛使其鄉之人歡欣鼓舞以給于役董役者量度
程辨苦良準財用別勤惰冒寒暑以從事求所以完
且美者無不至尤可嘉也乃觴勞以落之而命輔爲
之辭別書工數及司事者之名于石觀察使名珠隆
阿太守名祥雲其辭曰

廬維价藩車書孔皆據濬臨巢爲鎮江淮其城千雉
湯蕩實實蜀山西峙肥水東瀉形勝斯在昔人所爭

城之治荒爲國重輕上自魏晉訖乎元明戈鋌鏗鏘
旄彗縱橫 皇輿宏開丕暨滄瀛此惟堂階履也不
驚版築間時崇或以啤疇經營之責在有司我肥人
民間命而請我室我廬我藩我屏我祈風雨而得和
甘我樂官府而無暴貪我私所餘以謀我居居固且
安我樂旣訖大府曰可使車來詢規之度之華質儷
陳飛樓騫騰崇墉喘嶮丹輪霄籥碧甃鱗截匪侈華
觀式念民力毋矜重閉或怠爾職於千萬年安此食
息

重修縣學碑

合肥縣志卷三十三

集

五

合肥縣學宮創修年月與其人文見邑志詳矣最後
爲乾隆四十五年前令劉君崑倡修距輔嘉慶五年
蒞肥僅二十年耳入瞻廟堂已摧頽黝剝本蓄草蔓
蕪蕪焉棘棘焉豈前功之不固倘亦繼美者無人乎
學博汪君繼序楊君懌璽謂輔曰繼事之責某與子
俱無貸者輔乃率金與學弟子議修之重建更衣廳
三楹唐陳周遭悉贅以石外施朱楯餘則易朽腐完
殘缺而丹堊之計費白金三千兩始于嘉慶八年夏
四月閱冬十月工竣司事者爲 敕封文林郎例封
奉直大夫貢生趙承烈布政司理問虞廷瑾府學生

謝麒書黃係泰縣學生張械工既竣輔與學博諸君
率學弟子報禮于夫子而咸請輔記之輔惟 國家
學校修明夫子廟堂徧天下爲禮樂教化所由出莫
不于以致嚴潔瞻美富焉凡茲修建亦長民者所當
務也記何足云雖然於其工之舉與司事者之勤亦
足以見能繼美矣姑書其名字工數于石而繫之以
詩曰

我之來肥以月以年載瞻廟堂儀禮實愆楹宇其頽
弗植弗翼堂塗旣蕪弗錯弗剔并堊云黜弗圻弗填
我告多士多士是權爰來輸會鼓舞後先齋庖之房
吁嗟多士惟學之敦徒幽從昭勿愆其勤食實去華
勿遷其根紹美于斯以頌令名

增置禮樂器記

嘉慶八年癸亥夏輔旣與學博汪君繼序楊君懌鑿
重修夫子廟堂因稽邑人廖躅芳前置禮樂器大半
亡廢學弟子又鮮能習之春秋仲月上丁懼無以將
事迺更按圖增置禮樂器百九十有八儀仗十凡懸
度之具莫不完且善乃籍其數而藏焉求嫻律度者
吳門蔣君景教習學弟子教成肄之聲容咸備其年

八月上丁致禮於夫子樽俎告其歌咏

純皇帝之樂章堂上堂下百器閒作清濁高下有倫
升降進退有度茂矣美矣嗚呼學校爲教化所自出
禮樂教化之源也玉帛鐘鼓非卽爲禮樂而爲禮樂
者豈能遺玉帛鐘鼓哉人心有自具之禮樂無章之
而隱焉有感之而動焉動而致其情以若其性教化
之善者也輔不敏弗克行其言以俟後之君子則今
茲與學官弟子議舉其器豈第爲耳目之觀美云爾
哉

